

從雪災與奧運看人文精神

■ 梁燕城

一月雪災期間，從電視上看到一百萬人聚在火車站等回鄉的鏡頭，令人震撼，令人流淚。其中許多是辛勤工作的民工，他們以自己的勤勞和血汗，參與了中國經濟繁榮的打造，是他們的犧牲和工作，使中國日漸強大起來。

我兩年前開始研究民工及其子女教育的需要，探訪過民工學校及家庭，明白到他們的困苦。這些住在城市的弱勢老百姓，因其勤勞和意志力，日以繼夜地工作，為中國建造一座一座耀人眼目的高樓大廈，為世界非富有大眾製造了無數便宜的貨品。他們是中國三十年驚人發展的草根締造者，創造了五千年未有的偉大成就，是他們寫下了中國這段空前的歷史時機。但他們一星期工作七天，拿微薄的工資，使中國貨品可以在全世界競爭。他們的血汗和辛勞，是可敬可佩的，讓我們向這批中國真正的偉大人物致敬。

百萬民工擠擁在火車站趕春節回家，是他們的親情。在日以繼夜的勞動付出，過著非人生活後，回家見親人，過一點有人性的日子，是其深切的渴望。為了這一點人性與人情，他們以驚人的意志力，忍受刺骨寒風與冷雨，幾天等候火車，仍不引發暴亂。他們不是知識份子，卻有著中國文化特有的性格。中國文化的親情、堅毅、剛強與和諧的價值，在他們身上表露無遺。

此外，電視鏡頭看不到的，是農村的慘況。由於我在廣西有多年扶貧助學的工作，故第一時間得到資料。單以廣西一省，受災人口就有一千一百萬，農作物絕收達九千公頃，當外國記者在電台直播訪問我有關中國雪災時，對這些龐大的數字簡直是目瞪口呆。但這只是一省的數目，這次總共有十九省受災，全國的損失更是難以數算。中國是如此龐大，每遇困難，都會很激烈，只有以極大的堅忍，及人與人的彼此以仁扶持，才能渡過難關。

中國貧困農村人民的收入很低，但基本上仍得溫飽，因為他們可吃自己種出來的東西，然而如今冰雪使農作物絕收，將使他們陷入極大困境當中，故災後解救農民生活是刻不容緩的。

千百年來，農民就在大地上生活，供應了中國人民生存所需。改革開放以來，城市人紛紛變富裕，但農村人仍是相對貧窮，他們勤懇地以血汗種出食糧，使全國人得食物，得生存。他們也是中國成功發展的幕後英雄，我們要向他們致敬。

雪災反映了農民和民工帶來的困苦，而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中國人，也是要付出每一個人小小的力量加以支援，讓弱勢的人也能得到較好的生活前途。所以，我們文化更新基金會在海外發動募捐，在加拿大溫哥華馬上得到許多僑界組織的共同支持，兩星期內籌到十三萬加元，以貢獻祖國災難困境中的同胞。十三萬加元約為九十多萬人民幣，並不算很多，但捐款的不一定富裕，大部份都是海外勞苦華人

的血汗錢。這是一種關愛，一種民族文化共同的感情。這是中國文化的仁愛價值，中國目前仍在發展中，仍有貧困階層。而中國如果要真正的富強，就必須藏富於民，在發展中使貧困的人民能夠改進生活，使中國大部份人能成為中產階層，這是我們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

中國人全體克服雪災的努力，是一種文化的刻苦奮鬥及同情共感精神，而這精神，應是奧運的精神基礎。今年初經過大災難，但我們期待夏季奧運會帶來輝煌的日子。奧運會不只是一個運動會，從人文視野看，是建造文化價值的機會。奧運會的意義根本就是人類的一個和平理想。當希臘創奧運會時，正是城邦林立，互相戰爭和政治衝突之中，建立出一個和平的競技空間，不談政治，不搞戰爭，人類可以和平共處，和平競爭，這是奧運會的原本人文意義。國外總是有些人企圖以政治理由杯葛北京奧運會，想以壓力迫中國跟從外國的某些要求而走。例如好萊塢導演斯蒂芬·斯皮爾伯格退出奧運開幕儀式設計，因為他希望迫中國發揮壓力讓蘇丹不要壓迫它的少數民族達富爾。這種做法是可恥的，因為奧運會不是作為政治討價還價的壓力工具，這個大導演根本不懂得什麼叫人文精神，也不知道什麼叫文化。達富爾的人道問題是全球人類共同關注的，但卻是蘇丹國家內部的事情，怎麼跟中國有關係，怎麼要中國對這種事情負責任？而且，這個同奧運會又有什麼關係？這個導演習慣了西方列強的干預性思想，西方列強一向以他們強大的軍事、經濟和政治的力量的優勢，要求其它國家跟從它的路。他完全不明白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上的做法是不干預其它國家的，自古以來就對外國重視懷柔政策，建立和平和諧。中國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精神，而不是以威武的壓力，干預其它民族或國家的發展。所以，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基本上是不明白強大也可以很謙卑地服侍人的中國文化價值。中國對蘇丹是通過服侍來發揮影響力，中國不會大聲告訴人，我在做這個事情，只是在背後發揮一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文化軟實力。最近中國對緬甸的民主改革發揮很大的影響，就正是這道理。斯蒂芬·斯皮爾伯格這個大導演既不懂中國文化，又不懂奧運精神，懂得拍電影不等如他有文化的素養。

但西方人不一定就是如此把奧運政治化。過去有一位奧運會金牌得主叫李岱爾(Eric Liddell)，是英國的短跑專家，有一著名電影《烈火戰車》就是描寫他的生平。他賽跑的成功是通過一種靈性修養工夫，他跑時總是仰望天空而跑，因為他一邊跑一邊向上蒼祈禱，他認為賽跑是用身體的完美心去彰顯人的精神價值，他是在奔跑時感到上帝臨在的喜樂。當他得到最高榮譽時，他沒有迷執在榮譽跟錢財上，反而謙卑地放下一切，決定遠涉重洋到落後和貧困的中國，服務那時中國老百姓。他到天津做教育工作。後來日本侵略中國時，被日本人抓去而死在集中營裏。這是一個偉大的奧運金牌選手。我們在辦奧運時，要紀念曾經有把自己奉獻給中國的奧運金牌得主。這是一種精神能力，以這種精神可以建立起人文奧運的力量。

奧運會要辦得好，不只是奧運會本身是一個目的，而是奧運精神所代表的人類和平和諧共同存在，互相幫助和欣賞的一種精神。更進一步是李岱爾那種以體育彰顯靈性，及犧牲自己，服侍其他民族的崇高的信仰。中國辦成了奧運，過了以後須把這種精神流傳下來，對自己作為一個發展的方向，使奧運從政治的骯髒中走出來，變為一個以和平為主的人類文明的象徵。這就是人文奧運所應走出的方向。